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6.01.011

# 交叠影响域理论下乡村小学家校社 协同育人优化路径探究

杜学元, 余 洁

**摘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面临教育主体角色认知错位、价值取向分散及合作机制薄弱等实践困境。基于交叠影响域理论, 提出三维优化策略: 通过角色重构明确三方教育生态位, 运用价值澄清技术构建“文化传承-能力培养-社会适应”三维坐标系, 依托组织协同理论设计“四维联动机制”(联席会议、资源共享、协同评价、激励保障), 以实现协同育人从松散合作向深度耦合的范式转变, 为乡村基础教育振兴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优化路径; 家校社协同育人; 乡村小学; 交叠影响域理论

**中图分类号:** G6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6)01-0110-11

**收稿日期:** 2025-06-26

**作者简介:** 杜学元(1964—), 男, 四川仁寿人,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导师, 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教育学理论、教育史、高等教育, E-mail: 466419778@qq.com; 余洁(2000—), 女, 四川乐山人,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教育学理论。

2022年10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 2023年1月, 教育部等十三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提到“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事关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sup>[1]</sup>。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国家政策和法律表明: 在国家层面家校社协同育人被提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正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教育一体化, 提升乡村教育质量, 促进乡村教育振兴<sup>[2]</sup>。乡村小学教育是乡村教育的基石, 提升乡村小学教育的质量, 亟须家校社协同育人发力, 为实现乡村教育提质增效打牢基础。然而, 审视当前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质效的现实状况, 不难发现相较于城市, 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水平更低、所能形成的育人合力更弱一些, 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亟待从零星的、松散的主体合作走向体系化、制度化的协同育人<sup>[3]</sup>。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爱普斯坦(Joyce Epstein)教授提出的交叠影

响域理论确立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学校、社区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其观点旨在表明,学校、家庭、社区三者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不是割裂存在的,而是围绕儿童这一中心产生交叠影响的,建立起三者紧密的伙伴关系可以对儿童产生独特的教育影响力,进而促进其全面发展<sup>[4]</sup>。围绕发展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这个核心,阐释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价值意蕴,在厘清当前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引入交叠影响域理论,论证其解决这些问题的适切性,为提升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质量探寻兼具理论性和可行性的方式方法。

## 一、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价值意蕴

家校社协同育人是建设高质量乡村教育体系重要的教育力量,是乡村地区落实教育立德树人任务的有效途径。在乡村小学落实家校社协同育人,不仅能推动乡村小学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教育振兴;也对促进乡村教育各主体间良性互动,形成良好的育人环境、实现育人效果最大化具有积极作用。

### (一) 推动乡村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在乡村小学落实家校社协同育人可以更有效地整合和利用现有教育资源,进行优势互补,推动乡村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家长在孩子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父母的教育意识、能力以及教育资源,都会对孩子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乡村家长的教育程度、经济实力等相对有限,乡村地区家长开展家庭教育的意识、能力、资源普遍不够充足,乡村地区家庭教育相对薄弱<sup>[5]</sup>。乡村学校作为乡村教育的高地,可以开展家庭教育培训,帮助家长提升教育能力,增强家长对孩子教育的参与感与责任感,补齐乡村小学家庭教育中存在感较弱的短板<sup>[6]</sup>。同时,乡村社区能为乡村小学生的成长引入更多优质资源。如:乡村社区可以联络高校开展教育公益支援活动,邀请专家对家长和社区志愿者开展教育培训,提升其开展及参与教育活动的能力和素养,让他们在实现乡村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家校社协同育人能够提高乡村小学教育活动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在传统教育模式中,课堂教学往往是教育的主要形式,学生的学习体验相对较单一。通过协同育人,乡村小学可以与社区和家长共同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社区举办的志愿服务、文化艺术节等活动不仅能够激发乡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还能增强乡村小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集体意识<sup>[7]</sup>。通过参与多样化的活动,乡村小学生能够在真实情境中学习,丰富学习体验,提升乡村小学教育质量。

### (二) 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形成正向的教育磁场

在乡村小学中,由于资源相对有限,学生的学习环境相对单一,因此,构建一个多元化、全方位的良好育人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在乡村小学积极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是实现乡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策略,其核心在于通过家校社这三个教育主体的良性互动来构建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形成正向的教育磁场,从而最大化实现育人效果<sup>[8]</sup>。

家校社协同育人有助于在乡村构建相互支持的育人环境。在教育中,学校教育是专业的正式的教育,家庭和社区教育则是非正式的非专业的教育。但是,学校、家庭和社区不是相互独立的教育“孤岛”,而是彼此联系、互相支持的“环岛”<sup>[9]</sup>。家庭是教育的起点,家长的教育观念、参与及榜样示范作用直接影响子女的成才。家校社协同育人给乡村地区的家长们提供了重要的学习与成长平台。父母参与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可以激发其教育子女的责任意识,同时通过与教师等专业教育人士的交流也能使家长在性格、

学识方面取得进步,给孩子树立更好的榜样。

学校及教师为育人提供了专业的教育场所及系统的资源。对于学校和教师来说,家校社合作共育使教育工作者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在不同的场景下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学生,从而更有针对性地采取教育方法与手段做到因材施教。教师在与家长的交互过程中,其沟通协作能力能够得到较好提升,这种能力的增强不仅有助于优化教学实践,还能促进教育方法的创新,使之更加契合实际需求,进而推动乡村小学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社区教育则能将各类社会教育资源进行整合,让教育的“辐射面”进一步扩大。家校社协同育人离不开各个社会机构的支持与协调,包括政府机关、专业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机构等,这就需要社区起到联结与整合的作用。社区相关人员与学校对接的过程也是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受益的过程。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对教育知识的系统学习,可以为乡村儿童提供更加专业且有教育性的服务,增强社区这一教育主体的存在感,更好地配合学校教育,支持家庭教育。构建相互支持的育人环境,不仅可以促进乡村学生的个体发展,还可为在乡村地区形成正向的教育磁场奠定基础。家校社协同共育在乡村构建相互支持的育人环境后有助于在乡村地区形成正向的教育磁场,吸引更多人参与到教育中来,扩大教育的辐射范围,进而发挥其立德树人的功能。在乡村小学激活这样的教育磁力场,可以实现各个参与者间的精神共振,产生潜移默化的“不教之教”的良好风气。让乡村儿童在这样的教育磁力场中成长,能使其随时处在教育的影响范围中,使得教育效果得到不断巩固和增强,实现育人效果的最大化<sup>[10]</sup>。

### (三) 形成育人合力,涵养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

小学阶段的教育是终身教育的起点,也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柱。家校社协同育人强调家庭学校以及社区之间的步调一致与优势互补,旨在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以支持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教育环境相对局限的乡村小学落实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对乡村儿童的长久发展和涵养其终身学习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在乡村地区,家庭、学校和社区作为三个重要的教育环境,这三者间的相互成就与相互促进是影响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形成的关键<sup>[11]</sup>。家庭是儿童学习的第一环境,家庭教育不仅包括知识的传授,更涵盖价值观、学习态度及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是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形成的启蒙阶段,儿童会对父母的行为进行模仿,因而父母的学习行为及意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的形成。在乡村地区,大部分家长没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并较为缺乏系统的教育知识,因此,学校、社区可以通过开展家庭教育培训、家长开放日、上门家访等活动,二者协力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以及终身学习意识,来增强家庭教育对涵养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的有效性。

学校作为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化的教育机构,是乡村儿童学习的主要场所,儿童在学校受到熏陶养成的习惯会对其后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而学校教育是涵养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的重要阶段。家长积极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可以更好地巩固学校教育成果,而社区则为学校带来更多教育资源,社区中的优秀典范也可以成为孩子们的榜样,激励他们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学校和家庭、社区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形成合力,可以为涵养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提供更为稳固的效果和途径。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sup>[12]</sup>。社区不仅是乡村儿童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还承载着丰富的乡土文化。乡土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为乡村场域生活的人赋予生存价值和精神涵养,能潜移

默化地影响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的形成,因而社区教育是涵养乡村儿童终身学习意识的重要场所。家庭和学校通过与社区的通力合作,可以很好地弥补其教育活动社会性不足的缺陷,社区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能使参与的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得到有效提高,也使他们认识到学习的广泛性和延续性,为涵养乡村儿童的终身学习意识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

## 二、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现实问题

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既有与城市相同的特点,也同时具有乡村场域中一些特有的规律,通过梳理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有利于我们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

### (一) 家校社各主体对自身教育角色认知存在一定错位

家庭教育的功能性缺失。由于乡村地区家长的学历普遍不高,家庭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家长群体普遍存在将教育与学校画等号的认知偏差,将育人责任单方面转移给学校。此外,持“成绩至上”“棍棒底下出状元”等极端教育观念的家长人数较多,因而对孩子情操陶冶、品格塑造、道德培养较为忽视,更关注学习成绩的提升,挤压劳动教育、生活教育、德育的空间,使得家庭教育的活力受到限制,难以对学校教育形成配合与支持。并且,乡村家庭教育问题在留守儿童家庭中更为显著,截至2020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4 177万人。其中,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看护。而隔代抚育存在着管教意愿不强、能力不足,教育方式落后、溺爱等问题,使得家庭这一教育主体在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中的教育角色功能发挥受限<sup>[13]</sup>。虽然2022年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对激发家庭教育活力具有积极意义,但具体实施措施尚未细化,在短期内乡村家庭教育问题仍会继续存在。

学校教育的过度超载。一方面学校作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主阵地,在其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学校独揽教育大权”的惯性思维<sup>[14]</sup>。另一方面,家庭教育的功能性缺陷也导致了学校教育的过度超载。由于乡村地区家庭教育较为缺乏以及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意识普遍不强等原因,家长将育人工作交由学校全权管理的情况不在少数。此外,由于乡村地区留守儿童更多,乡村教师承担留守儿童教育的任务更重。然而留守儿童常由祖父母隔代监护或亲友临时看护,这就导致乡村小学的家校沟通工作往往难以达到理想效果,使得学校和教师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中被迫扮演多重角色来教育学生。

乡村社区教育的弱势。一方面乡村社区教育存在协同育人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由于教育管理机制尚未成熟,社区同家校合作育人经验较少,往往难以在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中发挥真正效力,存在感较低。另一方面乡村社区建设与城市社区建设相比,存在建设规划不合理、社区组织不够健全和管理方式简单化、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加之,乡村地区传统宗族的教育功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弱化,乡土文化的式微使得乡村社区教育缺乏文化沃土,再加上乡村社区公共服务配套不完善,尤其是在教育和文化方面,使得乡村社区教育的弱势更加明显<sup>[15]</sup>。

### (二) 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价值取向分散

由于各乡村教育主体对教育目标的理解存在差异,导致家校社三方在协同育人时大方向不够一致。家长、学校和社区各自根据自身的教育理念、价值观以及对发展的期望,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的不一致性为乡村小学协同育人的实践带来了挑战。

家庭教育以功利性为教育导向。在乡村家庭中,尤其是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家长普遍倾

向于将教育目标聚焦于孩子未来的就业与社会地位。这种教育导向往往表现为功利性、短期性,即家长通过让孩子上好学校、学好专业来为未来的就业铺路,认为这样才能确保孩子的人生成功。在许多乡村家长眼中,教育的主要价值是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因此,家长往往忽视教育的全面性和多样性,过度关注学业成绩和升学问题,甚至将孩子的教育目标与学业成就直接挂钩,忽视了人格塑造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培养<sup>[16]</sup>。

学校教育以落实立德树人、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相较于家庭功利性的教育导向,乡村小学的教育导向通常较为系统化和长远。学校在教育过程中更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学生的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虽然乡村小学在执行教育目标时,受到资源短缺和教学质量不高等影响,但其核心目标始终围绕着“立德树人”,力求使学生在知识、思想、品德、身体素质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学校教育目标和家庭的功利性目标之间存在明显冲突,这使得家校之间的合作变得复杂,协同育人的实际效果受到影响。

乡村社区教育的方向性不够明确且较为形式化。社区作为乡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其教育目标往往较为模糊和形式化<sup>[17]</sup>。由于乡村社区的定位模糊和资源有限,教育活动的开展往往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乡村社区组织的教育活动更多为“完成任务”而非围绕学生个体的全面成长。因此,社区教育往往缺乏教育性和长期性的目标导向,教育活动更多侧重于形式上的完备,追求相关社会效应而忽视了对孩子心智发展、价值观塑造等深层次关怀,乡村社区教育活动的实施也缺乏足够的教育资源支持。

### (三) 乡村小学家校社各主体交流合作机制薄弱

家校社协同育人重点在“协同”,而想要达到“协同”,则需要这三者开展深入的交流合作。尽管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理念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但在实际操作中,三方的交流合作机制仍然较为薄弱。具体表现如下:一是信息沟通不畅,合作形式单一。乡村家长、学校和社会之间的信息流动不畅是导致乡村小学家校社合作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家长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往往局限于家长会或学期末的成绩报告,缺乏日常的互动和交流。社会力量参与学校教育的途径较为狭窄,学校与社区或社会组织合作多集中在文化活动或志愿服务形式,缺乏针对学生成长的系统性和深度合作。二是合作机制不健全,参与主体的主动性不足。当前许多乡村小学在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时,缺乏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往往依赖个别教师或家长的主动参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的参与主体作用并未充分激发。家庭方面,许多家长因工作繁忙或对教育的认知局限,难以全程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中<sup>[18]</sup>。学校方面,教师的工作压力大,往往将精力集中在教学工作上,对家校社合作的投入不足,社会组织则更多关注其自身职能,参与学校教育的意愿和能力相对较弱。

## 三、基于交叠影响域理论分析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问题解决的适切性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爱普斯坦教授在1987年提出了核心为“关怀(caring)”的交叠影响域理论。其核心观点认为“通过家庭、学校和社区进行高质量的、频繁的交流 and 互动,学生更有可能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关于学校、努力学习、创造性思维以及互助的重要性一致认知”<sup>[19]</sup>。

### (一) 叠离边界清晰: 家校社三方的角色定位明确

交叠影响域理论的核心观点旨在表明,乡村小学、家庭与社区三大环境在乡村小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中会产生交互叠加的影响,三者之间是“叠离”的关系,即三者的教育责任不是模糊的而是重叠的,重叠部分对乡村小学生的作用受家庭、学校、社区的背景和经历以及乡村小学生身心发展阶段特点的影响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sup>[20]</sup>。交叠影响域理论要求家、校、社三方在合作育人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各自的角色和责任,在交叠区域上进行有效协作,这种边界的清晰划定,有助于减少角色混淆和责任不清现象。

在乡村教育中,家庭教育作为乡村小学生教育的起点,其作用至关重要。家庭是乡村小学生价值观和行为习惯的初步塑造场所,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乡村小学生的成长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尤其是在乡村小学生早期的发展阶段,家长应与学校、社区保持密切联系,不断学习和更新教育理念,积极担负起塑造孩子正确价值观、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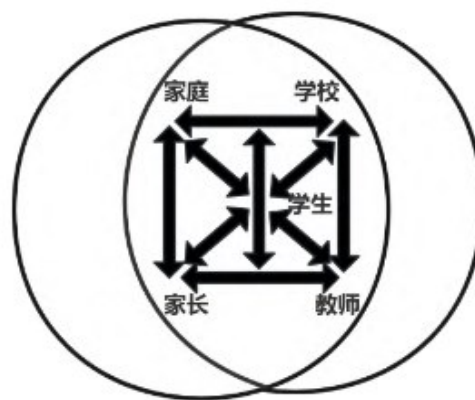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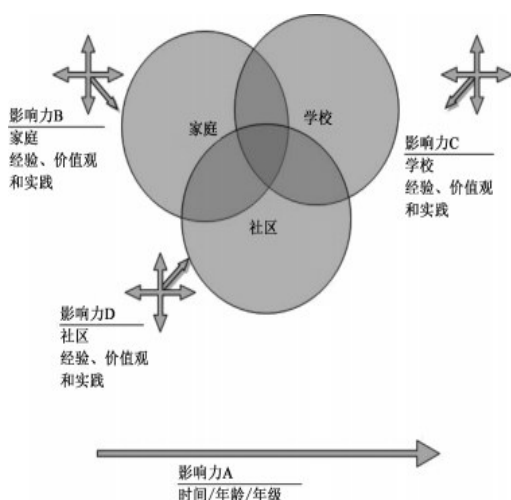
乡村小学作为乡村小学生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的主要场所,其教育责任更加专业化和系统化。乡村小学应明确其核心功能,即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与教学环境,为乡村小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乡村小学在关注乡村小学生学业成绩的提升、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履行好其固有的教育责任,积极开展家校合作、社区参与等活动的同时,发挥其在乡村学校家校社协同育人中的引领作用。

社区在教育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视,但交叠影响域理论强调,社区是学生成长不可或缺的支持系统。社区教育的优势在于其灵活性与广泛性,能够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成长机会,因而乡村社区应努力调动可利用的教育力量,通过志愿活动等形式为乡村小学校与家庭的教育行为提供有力的支持,进而起到辅助和补充的作用。

## (二) 以学生为中心: 家校社三方的教育活动都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终点

交叠影响域理论包含外部模型和内部模型两个部分。外部模型(图1)强调家庭、学校与社区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将学生置于这三者交集的中心,形成一个以学生为核心的教育环境<sup>[21]</sup>。在此模型中,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教育目标可以独立展开,也可以通过交叠区域共同作用于学生的成长。外部模型强调在教育过程中的互动和协作,认为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教育目标应当在关注学生个体需求的基础上,寻求一致性与共识,从而实现协同育人的最终目的。

与之相对,内部模型(图2)则更为关注教育目标的具体内容与实施方式。在内部模型中,家校社三



方不仅要关注学生在知识、能力和情感等方面的多维发展,还需要考虑如何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通过协作合作,实现教育目标的统一性。内部模型强调在教育活动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家校社三方应当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明确各自的角色和责任,并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与需求,调整教育策略,确保教育目标的有效达成。整体来看,内外两个模型都将学生视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核心,将学生置于教育的中心位置,并在关爱教育环境中寻求教育目标的一致达成<sup>[24]</sup>。

在交叠影响域理论的框架下,学生是家校社三方协同育人的核心,所有教育活动都应围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一目标展开。目前,欧美国家已有了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活动的先例,例如:美国为培养K12学生的终身体育能力,实施了“综合学校体力活动计划”(CSPAP)<sup>[25]</sup>。该计划强调学校、家庭及社区三方的协同联动,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家校社三方的教育目标应当是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独立或对立。这种共同的教育目标有助于打破当前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中潜在的目标分歧,使各方的教育活动能够在合作中形成合力,促进学生在认知、情感、社会性等多个层面的健康成长。

### (三) 育人合作深入: 家校社三方在教育中应是育人伙伴关系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中,家庭、学校和社区通常各自独立运作,缺乏协调与合作。然而,家校社三方的有效协同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助推力。交叠影响域理论强调,教育不应仅局限于学校,而应是家庭、学校与社区的共同责任,家校社三方的互动不是单向的影响,而是彼此交织、相向而行的过程,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各方应形成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行深入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教育支持。交叠影响域理论认为,要在家庭、学校和社区之间发展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通过相互协同来帮助学生在学校和未来生活中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引导家庭和社区与之建立持久的伙伴关系,势必会剥夺孩子受完整教育的权利”<sup>[26]</sup>。这种伙伴关系要求各方都要充分意识到自身对儿童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利益关切,并且强调各教育主体应深入合作形成育人合力,为儿童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与机遇。

爱普斯坦在交叠影响域理论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和完善了一种新型的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合作模式,提出了“当好家长”“相互交流”“志愿服务”“在家学习”“参与决策”“与社区合作”这六种具体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方式<sup>[27]</sup>。

## 四、交叠影响域视角下优化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路径

### (一) 通过角色重构以明确家校社三方教育生态位

针对当前家校社合作协同育人中存在自身教育角色认知错位的现象,交叠影响域理论的外部模型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解决路径,即厘清家校社各主体在协同育人中扮演的教育角色,明确其教育生态位。

乡村小学作为教育的核心主体,应在协同育人中扮演引领和协调的角色,承担起“教育主体的引导者”和“育人实践的协调者”双重职责。学校首先要明确其教育主导地位,在家校社协同育人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制定科学的教育规划和目标,确保教育实践的统一性和有效性,主动组织家校社三方的教育资源,通过建立家校社合作平台,促进三方的有效沟通与协作<sup>[28]</sup>。此外,乡村小学还应定期组织教师培训和家长教育工作,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学校教育,进而避免出现学校教育职责过度超载的现象。

家庭在乡村学校家校社协同育人中是监督者、支持者的角色,起着提升育人效果的作用。乡村小学

需要调动家庭的力量使之配合、支持和监督学校教育。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框架下,家庭教育应主动参与学校教育中去,形成有针对性的教育监督、支持和强化的机制。具体来说,家长应积极参与乡村小学组织的家长会、志愿活动等,进一步加深对乡村小学校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的理解,增强与学校的互动;关注孩子的兴趣、特长及情感需求,为孩子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支持,避免单纯的应试教育;对乡村小学的教育活动进行有效监督,确保孩子在学校和家庭之间的教育目标一致,从而形成教育合力。

社区在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应积极扮演好“辅助”角色,发挥好对教育活动补充和深化的作用。在乡村地区,学校、家庭的教育资源与城市相比更为稀缺,社区作为拥有广泛社会教育资源的主体,可以对乡村小学教育、家庭教育进行补充与深化。具体而言,社区作为社会实践的载体,组织多样化的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能让学生在课堂之外接受丰富的文化和社会体验;其次,社区能帮助家长获得必要的教育资源和培训,如家长学校、教育讲座等,提升家长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能力;最后,社区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可以更好地借助社会的力量,弥补学校、家庭教育资源的不足,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 (二) 运用价值澄清技术构建三维坐标系

交叠影响域理论强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家校社三方共同的教育目标。在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过程中,统一的协同育人价值取向、共同的协同育人教育目标是实现各教育主体有效合作的基础,是家校社三方紧密协作的关键<sup>[29]</sup>。促进乡村小学家校社三方达成育人目标一致,需要引入价值澄清技术构建“文化传承—能力培养—社会适应”三维坐标系。

价值澄清理论由路易斯·拉思斯(Louise Rath)等人提出,强调个体需通过选择、珍视与行动三阶段过程,在复杂情境中澄清自身价值观并据此行事<sup>[30]</sup>。将其引入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一是识别多元价值立场,引导家庭(关注生计、安全与子女出路)、学校(侧重学业成绩与规范养成)、社区(重视文化延续与社区发展)坦诚表达其深层教育关切与价值排序,正视各自在育人取向上的差异以寻求共同点。二是促进理性价值协商,创设平等的对话平台,如:定期举办主题恳谈会,运用引导式提问、情境模拟、案例分析等方式,帮助三方在理解彼此立场基础上,探寻更具包容性、长远性的共同育人目标。

在基于价值澄清达成的共识上,将协商达成的核心价值即“促成学生的全面发展”具象化为“文化传承—能力培养—社会适应”三维育人目标体系。三维育人目标具体内涵如下:一是文化传承:明确乡土文化是涵育文化自信、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的宝贵资源,应将乡村儿童培育成“有根”之人。二是能力培养:超越单一学业成绩崇拜,澄清乡村儿童所需核心能力包括基础学力、实践创新能力、数字素养、合作沟通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三是社会适应:不仅是指个人生存技能,更是指理解社会规则、参与公共事务、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这一维度的育人目标在于将乡村儿童培育成合格社会成员,促进乡村振兴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并践行“文化传承—能力培养—社会适应”三维育人坐标系,能够有效引导家庭、学校与社区在育人目标上达成深层共识,在角色定位上实现互补归位,在合作机制上走向紧密融通。唯有让乡土文化的根脉深植、让面向未来的能力得以锤炼、让社会担当的精神得以孕育,乡村教育才能真正培养出既心怀桑梓、又面向世界的时代新人,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而鲜活的生命力。这既是协同育人的路径优化,更是对乡村教育本质与使命的价值回归。

### (三) 依托组织协同理论设计“四维联动机制”

交叠影响域理论强调,教育的有效性来源于各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该理论提出在家校社三方中构建起密切的教育伙伴关系,为破解目前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各主体交流合作深入程度不够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合作范式,但这种关系的建立需要一个健全的家校社交流合作机制<sup>[31]</sup>。

组织协同理论聚焦于异质组织间如何通过结构安排与流程设计,克服目标分歧、资源壁垒与信息不对称,实现共同目标的增效达成<sup>[32]</sup>。基于组织协同理论的核心内容,将其应用于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中,设计由联席会议、资源共享、协同评价、激励保障组成的“四维联动机制”,形成目标一致、资源互通、过程可控、动力持续的协同闭环。具体如下:

**联席会议:**目标整合与决策协同的重要平台。乡村小学应牵头成立由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社区负责人等组成“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联席会”。制定规范的联席会议召开流程,提前确定会议主题,学校领导负责统筹协调会议议程,把握会议方向;教师代表分享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与需求;家长代表反馈孩子在家的表现、家庭教育中的困惑等;社区进行教育资源供给,帮助开展教育活动等。收集各方意见和建议,在会议中充分讨论并形成决策。同时,明确会议的频率,如每月或每半学期召开一次,确保家校社之间的沟通持续且有效。

**资源共享:**整合资源与优势互补的运行基础。由联席会议主导,定期开展三方资源普查,梳理各方资源清单。学校资源包括教学设施、师资力量、课程资源等;家庭资源涵盖家长的职业技能、生活经验、家庭文化等;社区资源包括文化场所、可供教育教学的自然资源、可参与教育教学的人力资源等。建立动态更新的“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资源库”,围绕联席会议确定的主题,按需匹配三方资源,激活并高效配置分散于家校社三方的育人资源,实现“1+1+1>3”的协同效应。

**协同评价:**过程调控与效果反馈的调节枢纽。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应涵盖学生的学业成绩、品德发展、身心健康、社会实践能力等多个方面,同时兼顾学校、家庭、社区在协同育人中的参与度、合作效果等。例如:对于学校,评价其组织家校社活动的频率与质量、对家庭教育的指导成效等;对于家庭,评估家长参与学校活动的积极性、家庭教育方法的合理性等;对于社区,考察其提供资源的丰富性、对教育活动的支持力度等。通过全面、科学的指标体系,客观评价协同育人的效果。通过科学、多元的评价,监测协同过程、评估育人成效、引导持续改进,为联席会议决策提供依据。

**激励保障:**动力维系与长效发展的稳固基石。建立激励机制,采取精神激励、物质激励等多种激励措施,对在协同育人中表现突出的学校、家庭和社区进行表彰和奖励。例如,对于积极参与学校活动、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家长,颁发“优秀家长”证书;对于与学校合作紧密、成效显著的社区,给予荣誉称号和资源支持;对于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有创新举措、育人效果明显的学校,在教育经费、师资培训等方面给予倾斜;将教师在协同育人中的表现作为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通过激励机制,激发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完善保障机制,包含政策保障、经费保障、人才保障等方面,政府应加大对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设立专项基金用于乡村小学家校社三方参与协同育人能力的培训,以培养协同育人的优秀人才。

交叠影响域理论揭示了乡村小学家校社三方交流合作的必要性,组织协同理论为构建深入的交流合作机制提供了系统的设计框架。“四维联动机制”从沟通平台、资源整合、效果评价到动力激发,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体系,为优化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了有效的策略路径。通过这一机制的运行,有望打破当前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面临的困境,实现三方的深度合作,共同促进乡村小学生的全面发展。

## 五、结语

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是推动教育公平、助力乡村振兴的支点。本文基于交叠影响域理论,揭示了协同育人在整合乡村教育资源、构建育人磁场、涵养终身学习意识方面的核心价值,唯有在理论本土化、技术普惠化、政策精准化上同步发力,才能正视并破解资源分配与制度协同的深层矛盾,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才能真正从“零散协作”走向“深度协同”,让每个乡村儿童都能在家庭、学校、社区的同心呵护下,成长为既扎根本土又放眼世界的新时代好少年,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 参考文献:

- [1] 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EB/OL].(2023-01-17)[2025-01-08].[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5/202301/t20230119\\_1039746.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5/202301/t20230119_1039746.html).
- [2] 李星雨,阎晶晶.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23(23):145-147.
- [3] 樊晓燕,蒋明.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理论框架、现实困境与机制构建[J].中州学刊,2023(6):106-113.
- [4] EPSTEIN J L, SANDERS M G, SHELDON S B, et al. School, family,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s: Your handbook for action[M]. Thousand Oaks:Corwin press, 2018.
- [5] 戚务念.不在一起的共同生活: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养机制[J].民族教育研究,2022,33(4):135-145.
- [6] 王治芳,张艳平.基于家校协同育人的教师家庭教育指导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23(14):24-32.
- [7] 杨启光,赵鑫.新时代我国家校社协同创新的特征、动因与经验——基于地方实践案例的文本分析[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23,35(5):21-35.
- [8] 高闰青,田道敏.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意义、现实问题及机制建设[J].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3,6(5):136-148.
- [9] 朱永新.家校社合作激活教育磁场[N].人民日报,2019-06-05(09).
- [10] 杨茂庆,周驰亮.乡村儿童价值观教育的文化赋能与实践理路——基于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背景[J].教育科学,2023,39(3):82-89.
- [11] 张何杰,姚蕾.交叠影响域理论下我国幼儿体育的“家园社”协同共育[J].体育文化导刊,2023(5):64-69+85.
-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
- [13] 崔宝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与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基于两省两校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数据的研究[J].人口与发展,2023,9(4):2-19.
- [14] 张地容,李祥.校家社协同育人的制度化困境与突破路径[J].教学与管理,2024(30):36-42.
- [15] 蒋明.乡村教育振兴背景下的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探究——评《乡村教育振兴研究》[J].中国教育科学,2024(3):132.
- [16] 董甜园,夏海鹰,王正富.中西部乡村地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基于37位乡村校长访谈数据的质性分析[J].中国校外教育,2024(2):66-79.
- [17] 杜佳,陈淑丽.“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价值、问题与对策[J].大连大学学报,2023,44(1):125-130.
- [18] 李海龙,李广海.中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价值、困境与实现路径[J].教学与管理,2022(24):1-6.
- [19] 唐汉卫.交叠影响域理论对我国中小学协同育人的启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4(4):102-110.
- [20] EPSTEIN J L. School/family/community partnerships: caring for the children we share[J]. Phi delta kappan, 2010, 92(3): 81-96.
- [21] HO E S C, KWONG W M.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children's education: what works in Hong Kong[M]. Berlin: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3.
- [22] 管晓捷.交叠影响域理论下小学家校合作现状与对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9.

- [23] 陈丽清,王艺璇,张湘韵. 基于交叠影响域理论的中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构建[J].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36(6):117-125.
- [24] 李海龙,李广海. 中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价值、困境与实现路径[J]. 教学与管理, 2022(24):1-6.
- [25] CARSON R L, CASTELLI D M, BEIGHLE A, et al. School-based physical activity promo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J]. *Childhood obesity*, 2014,10(2):100-106.
- [26] 乔伊斯·L·爱普斯坦. 大教育: 学校、家庭与社区合作体系[M]. 3版. 曹骏骥,译.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50.
- [27] EPSTEIN J L. Advances in family, community, and school partnerships[J]. *Community Education Journal*, 1996,23(3):10-15.
- [28] 邵晓枫,郑少飞. 新形势下的家校社协同育人特点、价值与机制[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2,34(5): 82-90.
- [29] 王贤德. “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协同育人的困惑、澄明及实践路径[J]. 中国教育学刊, 2022(2):28-33.
- [30] 路易斯·拉思斯. 价值与教学[M]. 谭松贤,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 [31] 李江楠,邱小健. “双减”背景下家校社协同共生路径探析[J]. 教学与管理, 2022(25):11-15.
- [32] 邢广陆. 基于组织协同理论的高职院校组织结构改革[J].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33(5):17-21+31.

## A Study on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under the 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ory

DU Xueyuan, YU Jie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home, school and society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is confronted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of misaligned role perceptions, fragmented value orientations, and weak cooperation mechanisms of educational subjects. Based on the 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ory, we propose a three-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strategy: to determine the three parties' educational niches through role reassignment; to create a three-dimensional coordinate system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bil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adaptation" by applying value clarification techniques; and to design a "four-dimensional co-working mechanism" of joint conferences, sharing resources, collaborative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guarantee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al synergy theory. Our study aims to realize the paradigm shift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rom loose cooperation to in-depth coupling, so tha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basic education can be provided.

**Keywords:** optimization path;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home, school and society; rural primary schools; 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ory

责任编辑:胡金频